

# 念故人于新民劉玉梅

## 「孫立人兵變」外一章

●王 威

### 美國出賣盟友悲劇

偶讀江南著蔣經國傳中「孫立人兵變」一節：「孫交卸陸軍總司令時，曾令陸總督訓組副組長于新民造冊，把各軍師團單位的連絡人送孫。」見到這位陸總督訓組副組長于新民的名字，使我回憶起四十年前往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時，我們在北平讀書的吉林市大學生正回家度假。先是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軍乘美國投擲原子彈後、日本打算投降前六天參戰，筆者親眼看到蘇軍投擲照明彈，空襲小豐滿水電廠，所幸沒有被擊中，不然全吉林將被淹沒。蘇軍兵不血刃佔領了東北，接收了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槍械，把價值二十億美元的工業設備，當成戰利品，搬回蘇聯。蘇軍以征服者的姿態，對東北人民姦淫擄殺無所不為。蘇軍拆走東北總發電量百分之六十五的電力設備，把鞍山和本溪鋼鐵廠的設備，搬走百分之八十。使這些企業，完全陷於停頓狀態。造成這項重大歷史錯誤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當年重慶和華府間的軍事計劃，準備在中國東

南沿海登陸，消滅日軍，麥克阿瑟的藍圖是先用逐島戰術，砍臂削足，再登陸日本列島，使日本就範。羅斯福聽取馬歇爾和參謀本部的意見後，憂心麥帥的計劃使美軍付出人命代價太高，不惜求助於盟邦斯大林。

斯大林乃一代梟雄，從蘇聯新領導所公佈的歷史材料看，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君，他看準羅斯福的心思，他出兵的代價是要取代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羅斯福慷他人之慨，換取斯大林對日宣戰的承諾，減少美國的傷亡。於是出賣盟邦中國利益的雅爾達協定，在黑海邊上的避暑勝地雅爾達，在他們談笑間，訂下了詭謀，這個協定，造成了中國大陸淪陷的悲劇。

### 現成的飯讓人吃了

雅爾達密約規定：「日本投降以後，蘇聯軍隊在三個月內撤完，最多滿三個月為完成撤退之期。」十二月三日，應為蘇軍完成撤退之期。中國軍隊預定十月下旬開始在大連、營口和葫蘆島港口登陸，但遭到蘇方的反對；反對理由大連是商港，如允許軍隊登陸，就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

條約。而負責運送的美國海軍巴貝中將，只能將登陸地點改成營口，到那裏時，數千名不明番號部隊已捷足先登佔領該市。另外，企圖在葫蘆島登陸的國軍同樣受阻，復遭襲擊。

到了十二月三日應撤退之期，蘇軍又藉故延期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等到這一限期已滿，馬林諾夫斯基又提出要挾，聲稱：「經濟合作方案未獲協議之前，不能預料蘇軍撤退之確實日期。」蘇軍拒撤，事態明顯。即使萬不得已撤軍，又和共軍的進攻密切配合。

軍調部成立，停戰令下，蘇方態度，變本加厲。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後，挑釁事件接二連三。計有十三日，共軍萬名侵入鞍山，停止錦州以西的供電。十四日共軍襲擊營口，攻佔盤山。軍調處飛機一架被扣。十五日，國軍運兵車，受蘇軍射擊。十六日保安隊被繳械，張華夫慘死。蘇軍遲至五月二十三日才撤出國境。蘇聯所以一拖再拖的目的，實際上是在執行斯大林掠奪和扶植中共的計劃，等到一切就緒，看到共軍已在東北站穩腳根時，他們才帶着勝利的喜悅，回到自己的國土上去。

從歷史上看，俄國是中國僅次於日本最兇惡的敵人。日本在戰敗後迫使它將佔領的中國領土全部歸還，但俄國當年佔領中國領土達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永無歸還之日，這還不包括外蒙古這塊土地。

勝利後，中國除了國際、軍事等因素外，還有其他國內因素不計其數。當時刊登在《觀察》週刊《四卷五期》上的一篇《東北嚴重怎樣促成的？》文章，很值得一讀。

「勝利之初，東北有五十萬久經組訓的青年軍（指偽滿軍），還有許多萬義勇軍，滿防着勝利來臨，山河重見。中央恐怕他們奴化太深，投鼠忌器，所收容者不及十分之一二，結果都擠到共產軍裏去，現成的飯，叫人家吃了。……」

「東北有久孚威望的軍事將領，東北有久孚仰望的政治領袖；滿防著勝利後可以在地方效力，駕輕就熟，衆意所歸。中央偏不用他，或僅給予有名無實的頭銜，或叫他們的公子哥兒，當當省委，作為酬庸他們的工具，叫他們有力無處用！若熊式輝、若關麟徵、若杜聿明、若陳誠、若衛立煌，那一個與東北時地利人和上有過關係。近來報載又有起用抗戰敗將湯恩伯總領東北軍符之說，始終將東北這塊肥肉當作私產，不敢用旁系人來抗肩。南轅北轍，放着那就地熟悉軍情、地情、人情，有組織、有武裝的現成人不用，而叫穿草鞋未見過冰的人來作冰雪戰，所為何來？」

「可是自己的人又太給自己洩氣了，多是爲淘金而來，看着東北又『噓頭』、『接收』、『

奴收』、『搜奴』。瀋陽市有三多：『軍人結婚的多，軍人拷密斯的多，軍人跳舞的多。』這種英雄與美人，真是與『不怕死』三個字，距離太遠。本地人那能不服紅，豈不是把人心失掉得連影子也沒有了。」

### 吉林首富閨女就醫

而這位于新民先生就是在這時隨著孫立人將軍的新一軍從南方來東北接收的；當時這位于先生少年英俊，已經是作戰科長了。接收東北的新一軍和新六軍，全是美式裝備，從服裝到兵器、戰車，無一不是美國進口的；這與雲南的曾澤生六十軍穿得土頭土腦，形成鮮明的對照。當然也比日軍和偽滿軍隊神氣得多，不能不令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

于先生所屬部隊進駐吉林省會吉林市，少不了與當地士紳有些來往，而當地的富商巨賈也願與他們周旋。當地有位劉尊三先生，所經營的買賣衆多，是哈爾濱工商會會長，他的兒女親家張先生，是大連首富。據說在日俄戰爭中，對日方有功，受到日人的特別保護。他另一個親家高先生，是吉林的首富，宅院的闊氣不下於一個小王爺。劉先生的巨室宅院座落在近松花江美麗長隄三道碼頭的房子胡同。院分三層，前院、中院和後花園，共有幾十間房子，後花園遍栽果樹。雖屬中式四合院建築，內部陳設全是現代化的。

劉尊三的兩個兒子是筆者的大學同學，一個叫劉紹業，一個叫劉紹廣，我們是好朋友，我們在北平讀書時，幾乎天天都在一起。他們的大哥

劉紹基，管理他們父親的買賣，他只有一個獨養女兒，名叫劉玉梅，長得端莊秀麗，筆者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穿着中學生的制服，上身穿白色海軍服，下身穿藏青色毛嗶嘰百褶裙，配上她那紅潤的圓圓的小臉蛋，頭髮用橡皮筋紮了兩條短辮子。可是就是這個小姑娘，在勝利後的第二年已長大成人；她考取了國立長白師範學院音樂系專修鋼琴。也就在這一年，她通過人的介紹，認識了于新民，並訂了婚。

但不幸的是，她在一九四六年得了浸潤性肺結核，雖然那時兵荒馬亂，可是這一年蘇軍撤退，國軍攻勢凌厲，很快收復了東北各大城市，鐵路修復後，火車暢行無阻。玉梅也就在這一年的四月到北平治病來了。由於我是她叔叔的同學，我算是她的長輩，她管我叫王叔叔。我至少大她五、六歲。我做她叔叔心安理得，感到完全應該，她有什麼事也必來問我，頗有長輩的味道。

玉梅在北平差不多呆了二個月，確診爲初期浸潤性肺結核，無需住院只要按時打針吃藥就可以痊愈。在這兩個月當中，她對我這個王叔叔十分感激，因爲我認識醫院，領她看病，開導她要正確對待生活，她本來對她的婚姻並不滿意，是她母親力主成功的，她倒不是對於先生本人不滿意，而是對他的職業不滿意，她認爲軍人生活不穩定，流動性大，危險性也大。特別在戰爭時期更是如此。她常常流露這種情緒。我勸說道：

「軍人雖然流動性大、危險性大，但是他的成功機會也多，什麼事情都有兩面性。在戰爭年代，軍人比文職人員更容易成功。」

她的心裏疙瘩一個一個被我這個王叔叔說服了，我這個王叔叔的形象也就在她心中變得高大起來了。

玉梅決定在六月十九日離開北平返回吉林，她是跟田民強結伴而行的。我與她叔叔劉紹廣、劉紹業送她到北平前門火車站。她走過來跟我緊緊握手，並望著我，眼淚簌簌地從她大眼睛裏流出來，我也感到一陣心酸。火車終於開了。

## 出關行程無序紀錄

一週以後，我收到她一封文藝修養很高的信。信上寫道：

「王叔叔座前：

「分別時承您的祝禱，一路上總算平安到達瀋陽。謝謝您車站上辛苦的相送，更感謝您一切的細心關照。我的心思笨笨，寫不出什麼來，也不會奉承人，更不會客氣，請原諒是祈！」

「匆匆一別，我已麻木過傷，悵然若失，請您明白我的心境，所以請您勉強地看看別後行程的無序記錄吧。」

「六月十九日，晴」

「古都兩個月的生活，已經結束了，一切的苦樂悲歡，微妙的情分，偶然的希望，全然消逝了，美妙的生活只有回憶而已。眷戀難捨的面孔瞧瞧令人悽酸，真所謂：『悲莫悲兮生別離！』」

「老早起來了，梳洗忙完了，王叔叔前來送行，他的面色呈露出惜別的神情，幾輛三輪

馳向東站。王叔叔騎車起來，結果去天津的車先發出，平瀋車遲遲不開，時間很充裕，候車室的空氣污濁，『三人小組』（指筆者、玉梅和田民強，因為平時他們總是一起活動）作最後的散步，隨便買個白色皮包，我們的色調頗調和，王叔叔又買許多可口的紅杏作餞，更談些別後和將來希望的話。『三人小組』從此在形式上好似不易再生了，當各奔前程的時候，我真不是其中的『幸運兒』！

「我嗓子啞得閉塞了，想談的話悶在肚子裏，難過極了，車是十二點半開出，當鈴聲悲鳴的時候，和王叔叔握手告別。他在胸前畫十字，好像為我們的行程祝禱，送行者的面孔一陣陣紅、一陣陣白，冷淒淒酸難過極了。別了，別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過去的歌聲已成空，合上眼睛恍惚似在北平，但是清醒時眼前盡是空虛，望著遠山、白雲，無邊的大地，使我渺茫，腦汁要流出了。睜開眼睛是煩惱，合上眼睛又在夢中留戀。車至唐山天尚未黑，和福子（田民強）下車，買點藥，嗓子太痛了，一句話也講不出來，胡亂地用過晚飯，車內空氣污濁，勉強的過了一夜。」

「六月二十日」

「旭日東升，時間像流水一樣，離開北平已經一天了。過了中午車才開出，一路上被破壞之慘，我真不幸偏偏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什麼叫公理？車緩緩地到了秦皇島，海洋

的風吹進車內，神情為之一快，此時已烏雲密布，雷電交加，奏出風雨交響樂來，這陣狂風暴雨過去，又現朗朗晴天，星兒閃閃，月兒彎彎，空氣宜人，和福子坐在車門口，他去找一盆水，洗把臉，小風習習很痛快的一夜，但是我仍說不出一句話來。」

「六月二十一日」

「早早的就發車，用很理想的速度，駛出關內，遍地青青，今天我才有點閒情逸致看看原野的景色，這是塞上的沃土，麥田黃了，包米綠了，一片景色調自然，疏落的村落，茅屋草舍，灣流溪水，流走了我多少思愁，河塘裏沙灘上，一羣羣野孩子在洗澡，打水仗，大自然快樂的點綴，這種賜予我還有資格去享受嗎？回憶童年只是夢一般的過去，我時時又想起北海的散步，往事已成空。『到瀋陽已是十七時了，宿於『中華旅社』，休息一下這幾日憂傷的心情，明早車福子將去鞍山了。」

「這三天撩亂的日記，請你勉強地看下去，有不通的地方請原諒，因為我對文學本無研究，燭光下寫的字更潦草不堪，好在我未曾得過學位，你是知道的。」

「現我住在『義聚成』，竟是一些頑固的買賣頭腦，真覺不慣，等幾天我也許入學生隊，或者看情形住在醫院裏，二姑在醫院住呢。她的病比我重得多。」

「現在有點事情拜託您，請費心，帶上您那發光的眼鏡到西單賣美國貨的地方，買幾件

襯衫，就像我老叔買的那樣天藍色的……買東西時仔細看看、挑挑，省得像五個眼和六個眼的皮鞋（筆者曾買過一雙靴花皮鞋，當時未仔細挑，穿了一個多月，在一次繫鞋帶時，發現左面一隻是十個眼，右面一隻是十二眼，筆者驚呼上當，一時傳為笑柄）那該多麼慘啊！一笑。再談，祈

上帝保佑你

姪玉梅匆匆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雖然我當時對玉梅思想啓發很大，但她不能和我產生感情，因為我是他的長輩，另外她知道我已有了愛人。當時她感到最大壓力的還是老百姓對軍人的印象不好，正像上面引用△觀察▽那篇文章所寫的那樣：「軍人結婚的多，軍人拷

# 軍頭笑話錄

## 周西成和毛光翔

孫如陵

### 牛走遍世界仍是牛

周西成，二十五軍軍長，剛正豪雄，有草莽氣，民國十幾年，為貴州省主席。嘗謂：「一條牛牽到世界各國走了回來，還是一條牛；我周西成，沒有離開過貴州一步，要當主席還是當了省主席！」

他治理貴州期間，縣長的月薪為八百銀元，讓他們有足够的收入，如果再貪污，就要槍斃，所以吏治整肅，治安良好，一直為貴州人所稱道，所懷念。

### 幹我妹子還要我媽

毛光翔是他的師長，也是他的姐夫，有一回，黔軍與滇軍發生衝突，周西成主席派毛師長前往安順應付，毛師長到了安順，為女色所迷，棄甲曳兵而返。回到貴陽，周主席氣得七竅生烟，對這個打败仗的妹子，實在沒有好辦法處理，等到毛師長前來請罪，進了辦公室，周對毛劈頭打了幾個耳巴，又踢他幾腳，一面

打，一面罵：

「你這個狗×的，你才×我家妹，你×我家媽，你看老子砍你的老殼不砍！」（註：川滇黔稱人頭為老殼）

罵得有聲有色，至今傳為笑話。

### 主席演講呈報主席

毛光翔，在周西成死後，擔任貴州省主席。那時貴州初受革命洗禮，地方首長作興演講，而毛主席對於此道，非所素習，所以第一次登台，效果太差，覺得很失面子。第二次演講，就叫秘書為他寫好演講稿，一個人關了門，在裏面讀得滾瓜爛熟，背得倒背如流，一字不漏，果然再登台時，顧盼自雄，發言立論，不同凡響，台下聽眾正在豎耳恭聽，心裏讚嘆毛主席的口才時，演講也快結束了，只聽得毛主席一字一音地說：

「——今天的演講完了，謹呈主席毛。」

演講稿的原形畢露，至今傳為笑談。

密斯的多，軍人跳舞的多。」因為她是藝術院校的學生，不免感到自尊心受到損傷，但于先生不同於一般軍人，他有進取心，所以得到孫立人的賞識。

### 才子佳人終成眷屬

到了一九四七年于先生和玉梅終於在長春喜結良緣，由於筆者遠在北平未能參加他們的婚禮，至今都感到遺憾不已。他們最大的幸運是沒有變成共軍的俘虜，在共軍還沒有進攻長春以前，他們已跟孫立人將軍去台灣了，後來渺無消息。

我出國以後，很注意台灣軍政人員名單，一方面注意家兄世復當年的同窗同事，另一方面想看到于新民先生飛黃騰達的信息。如果按照正常升遷，以他的才幹，早應該是一名將軍了，但一無所獲。可能也因為孫立人案件受株連，而退役地方，默默無聞了。倒是家兄的同窗李煥先生和費希平先生都一度身居要津。但均已年老退休，不能不慨嘆人事滄桑。我在大陸時，自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各類政治運動不斷，老朋友都自顧不暇，怕朋友出事殃及自己，我又身在上海，早已與玉梅的叔叔們中斷了來往，只聽說後來田民強與玉梅二姑結婚了。劉紹廣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我會幾次到北京出差，給最高人民法院打過電話，答說並無此人，咫尺天涯，竟無法聯繫。

筆者出國以後，竟在偶然看書機會，發現故人的名字，在不勝高興之餘，隨筆寫了這篇短文，以懷念于新民劉玉梅兩位賢伉儷，不知你們現在在那裏？還記得我這位王叔叔嗎？（寫於紐約）